

F-5E 戰機的種子教官：關於空軍「八大槌」的傳說

林 玉 萍 助 理 教 授

Lin Yu-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 通識教育中心 / 人文組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 要

中華民國空軍自 1953 年起接受美國軍事援助展開換裝各型新式軍機，我空軍也因此進入噴射機時代。隨新機的換裝美空軍的組織與修護新制也被引進，當時專責換裝教育訓練的 MTT 小組原在美軍制度中是由資深士官人員擔任教官，但臺灣的 MTD 小組(由 MTT 更名)因考量士官在語言和專業上的學能不足而改由軍官擔任教官。但 1964 年台南一聯隊執行「玉山一號」計畫換裝 F-5 型戰機前，美軍建議請選派資深士官擔任種子教官，我空軍同意並經公開考選赴美儲訓士官，在美受訓期間又選訓優秀的士官長種子教官回臺執行 F-5 型戰機的換裝訓練。當中有人稱「八大槌」者皆在各自專業領域有優異表現，本文即以八大槌的軍旅事蹟為主軸，介紹我空軍在 1960~1980 年代換裝訓練的歷程。¹

關鍵字：空軍八大槌、MTD 小組、玉山一號計畫、嵩山計畫、大漠計畫。

Abstract

Since 1953, the Air For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received U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carry out various types of new military aircraft. Our Air Force has therefore entered the era of jet aircraft.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the new aircraft, the new organiza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of the US Air Force was also introduced. At that time, the MTT team,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dress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as originally instructed by seni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in the US military system, but the MTD team in Taiwan (renamed by MTT) Due to the lack of langua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of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the officer was appointed as an instructor. But in 1964, before the Tainan First Wing carried out the "Yushan No. 1" plan to replace the F-5 fighter, the U.S.

¹ 本文內容曾於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舉辦的「2016 第 6 屆航空科技與飛航安全暨第 4 屆航空與社會學術研討會」發表，今修改增訂投稿。。

military suggested that a seni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be selected as the seed instructor. Our Air Force agreed and passed the public examination to train the U.S. reserve sergeant to be tra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is period, he also trained excellent sergeant chief seed instructors to return to Taiwan to perform F-5 fighter replacement training. Some of them said that the "eight big mallets" all have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al field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ilitary deeds of the eight big mallets as the main axis to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our air force's dress-up training in the 1960s-1980s.

Keywords: AF Sergeants, MTD team, Yushan No. 1 Project, Songsshan Project, Desert plan.

一、前言：華山論劍，空軍八槌

本文以「八大槌」為題，無非是想先引起讀者們的興趣，這名字與《射鵰英雄傳》裡各懷絕技的天下五絕有異曲同工之妙，²也像極了中國古裝武俠劇裡的某一江湖集團，大家可能會想像：「那二槌缺個眼、三槌少個耳、四槌斷了右手無名指、五槌瘸隻腿、六槌胸口長長一道刀疤、七槌是個啞子、八槌是個駝子，至於槌壩子老大雖然已是中年，身段倒挺拔有型五官威氣逼人，可是他的心卻也缺了一塊~叫做『渴望』的東西…」。

事實上，本文所要討論的「八大槌」現今確實真有其名，這是筆者在某次進行我校校史口述訪談中乍聽到的，這名號令筆者當下產生巨大的想像與好奇，並埋下有朝一日定要探個究竟的心願。

本文所指的「八大槌」原來是美援臺灣時期，負責空軍換裝訓練任務

的 MTD 小組裡 8 位士官長級的種子教官(為「噴射機巡迴訓練組」 Mobile Training Detachment 之簡稱)。MTD 小組是戰後中華民國空軍軍力脫胎換骨的重要關鍵，而士官長級種子教官是 MTD 小組運作 43 年間，相當優秀的教官群！本文選擇以八大槌事蹟為研究議題的原因有 3：(1)美援時期美方軍援臺灣，除讓我空軍換裝較先進戰機外，飛機修護制度與技術也一併被引進，後者影響中華民國空軍後勤工作長久且重要值得探究；(2)士官與軍官在軍事組織中各有明確的任務、升遷及薪資福利，為何只有在換裝 F-5A/B 型戰機的「玉山一號」、「嵩山」計畫，美軍要求我方改選派士官長級人員擔任種子教官，原因為何？(3)傳統上無論是坊間出版的書籍或影視媒體製作的影片新聞，只要提到空軍史總是強調飛行員們的壯烈犧牲或其家屬們提心吊膽的無奈，除此之外少有人看到一架被擊落的黑蝙蝠飛機，還有其他 13 位擔任領航員、通訊官、氣象官…等的後勤軍職人員同時犧牲了，少有人知道大漠計畫的重點其實是一批批優秀的空軍飛機維修人員去幫北葉門修軍機！更少人知道戰後初

² 金庸在《射鵰英雄傳》中提到，為爭得《九陰真經》武功祕笈，華山頂上曾有過 2 次武林高手的決鬥，之後武林便盛傳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五位高手的名號是為天下五絕。

期臺灣社會航空修護、電子通信、氣象學等知識大部份是依賴我空軍後勤專業人員退休或轉職後擴散至各大專院校及公私立機構的？本文希望透過介紹術有專攻的八大槌的軍旅生涯故事，讓讀者真正感受到空軍後勤人員對軍方的重要意義！

二、眾裡尋他千百度：八分之三的八大槌

近 10 年來筆者每有機會遇到空軍機械學校(以下簡稱‘機校’)老校友，必打聽有無聽聞過「八大槌」？「八大槌」是什麼意思？誰認識「八大槌」？「八大槌」分別是指哪 8 位老士官長？「八大槌」的事蹟有哪些？~可是最後能得到的答案往往有限，因為他們很老了，連知道他們的人都退休很久了，現役空軍晚輩們更不可能聽過他們，檔案文獻的關鍵字也不會出現「八大槌」，因為它只是口傳的名號！今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身旁熟識的同事兄長也是機校老校友，一如往常地筆者試探性地打聽其兄的背景後，覺得很有可能再探「八大槌」消息，就這樣一路牽線聯繫，後來竟真的找到了傳說中的「八大槌」！天助乎，眾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³

話說 1951 年~1979 年間中華民國接受美國長達 15 年的經濟援助及 28 年的軍事援助(此時期通稱‘美援時期’)，此期我空軍歷經韓戰、823 炮戰，越戰，並執行重要特種任務如赴

大陸偵蒐(黑蝙蝠中隊與黑貓中隊)、協助美軍越戰人員物資運輸等，凡此種種，都是戰後中華民國空軍與美方以交換條件方式進行的——我方提供基地、工廠與人員，美方則贈送換裝我空軍各式新型飛機，同時也訓練空軍人員各項飛行、修護與管理制度等專業技術以壯大我空軍戰力。1965 年~1966 年空軍執行換裝 F-5A/B 型戰機的「玉山一號」計畫前，美軍要求我方選派士官長級現役人員擔任種子教官並赴美受訓，此之前 MTD 小組是以軍官為赴美培訓對象，這次計畫開啟了戰後我空軍航機維修史上前無古人的新頁，這些有現場修護經驗的教官是 MTD 小組唯一一次與美軍修護制度相仿，由士官長擔任巡迴訓練小組的種子教官，事實也證明其成效非常卓著。

以下先介紹八大槌個人背景：圖一照片是八大槌在美國德州威廉斯空軍基地受語言訓練時所拍，這也是目前所能找到集合八大槌最多人數的一張。



(圖 1：1964 年赴美受 F-5A/B 飛機修護訓練的 13 位士官，資料提供/趙奎元先生。)

³ 特別感謝田漱華老師及其兄田秦生學長的協助，田學長亦曾為 MTD 小組教官。

姓名	出生年 (或歿年)	省籍	入伍前 最高學歷	修護 專長	軍職 年資
吳奉型	1924	四川 成都	初中	一般 系統 維護	44
程守志	1926	遼寧 錦田	無	發動 機	35
趙奎元	1928	河北 天津	國小	一般 系統 維護	42
張志達	(加護 病房)			軍雷	
韓尚謙	(2013 年歿)			通信	
伊永華	(2013 年歿)			儀表	
李天芳	(1984 年歿)			發動 機	
賴慶慧	(歿)			飛操	

(表 1：八大槌名冊，作者整理口訪內容)

很遺憾以下筆者僅能介紹八大槌

中的 3 位，因為李天芳先生軍職期間就因病過世，賴慶慧先生退伍後在美國過世，韓尚謙與伊永華 2 位先生 2 年前皆於台南過世，張志達先生目前因病住院中，…行筆至此，大家必定都心有戚戚，學術研究的腳步總追不上前輩們生命消逝的速度。

吳奉型先生已經 96 歲了，他 17 歲時進入空軍第 11 飛機修理場學修電氣，後來被納編第 2 轟炸大隊修美製 B-25 轟炸機，也在此期他第 1 次被選派至美國受訓 1 年，並改專長為一般系統修護(APG)；大陸時期空軍修護士官稱‘機械士’最高階為軍士長，若比照美軍制度，吳伯伯當時應為中士階，回國後不久第 2 轟炸大隊被改編入第 1 轟炸大隊，由於幾次國共會戰失利尤其在徐蚌會戰後，中華民國空軍奉命最終奉命轉進臺灣，第 1 轟炸大隊選擇進駐於台中水湳，該隊後來整編移防入台南的空軍第一聯隊(以下簡稱‘一聯隊’)，吳伯伯此後便長期定居在台南市，並在一聯隊升遷至士官長。⁴

程守志先生今年 94 歲，東北人，家中長子，9 歲喪父時為家計故隨爺爺

⁴ 吳奉型先生進入第 2 轟炸大隊後便追隨陳衣凡上將早期的部隊走：陳上將於 1945 年擔任空軍第 8 大隊第 14 分隊分隊長時曾赴美接新機 B-25 轟炸機，隔年 9 月回國後奉派第 2 大隊副大隊長，1947 年奉調第 1 大隊副大隊長參加國共內戰，1948 年春第 1 大隊換裝二戰時期英國著名的蚊式戰機參與徐蚌會戰，1949 年元月陳上將升任大隊長並轉進臺灣的台中水湳基地，吳氏也因此抵達台中。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62 年度)》第一冊，(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1973 年)，陳衣凡將軍小傳。

上山工作未受學校教育，長大成人後一次機緣經由在空軍單位理髮部的同鄉介紹進入空軍高砲部隊，來臺後隨部隊輾轉駐地台南一聯隊。1956 年美軍請臺灣方面選派 2 名士官長至美國受飛機修護的專業訓練，其中要求條件是沒讀過書的，程伯伯因此被選上與另 1 位士官一同赴美國德州

Lackland 空軍基地，先接受語言訓練；他回憶說：「我原本就沒讀過書，到美國後很用功每天翻英漢字典，我的中文字是靠英文字典學來的！」⁵過語言鑑定後，程伯伯單獨 1 人被選上繼續留在美國，並進入美國空軍機械學校讀書深造，這是他此生最高的學歷。



(圖 2/核定程守志等 10 員赴美留學案，資料提供：程守志先生)

趙奎元先生 92 歲，八年抗戰結束的前 2 年在日人開的氧氣廠工作，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空軍來接收此工廠，趙伯伯也因此進入空軍；1948 年 5 月奉命從天津到臺灣台南的虎頭埤來拆解此地日軍遺留的氧氣廠裝備運

回天津，但沒多久國共內戰國民黨失利，又奉命將還來不及拆封的機器再度運回台南，此後就回不了家鄉了；1950 年因空軍第 1 轟炸大隊缺懂氧氣製造裝卸的人，趙伯伯便被編裝到台中水湳該隊，美援時期再隨 1 大隊到台南的一聯隊。

三、一聯隊的「玉山一號」計畫

八大槌的名號如何而來與擔任 MTD 小組種子教官有直接關聯，本文繼續依過程順序介紹相關背景。

空軍第一聯隊——八大槌尚未進入 MTD 小組前都是在一聯隊服役；一聯隊前身即 1949 年國軍轉進臺灣後的空軍台中基地作戰指揮所，最初數年台中基地指揮官皆由空軍第 1 轟炸大隊大隊長兼任。1952 年 12 月 1 日起中華民國空軍作了一項重大組織變革，即撤銷各基地作戰指揮所改成立 5 個作戰聯隊直隸於空軍總司令部，一聯隊於是奉令成立之，但直到 1953 年 1 月 10 日該聯隊才真正就緒於台中運作；⁶一聯隊隊本部設政治部、監察室、辦公室、統計室、聯絡組、人事組、作戰組、後勤組、預算財務組等單位，另下轄空軍第 1 大隊、空軍第 201 修護補給大隊、空軍第 211 基地勤務大

⁵ 第 1 次訪談程守志先生之內容，地點：台南市程宅，日期：2015.10.21。

⁶ 中華民國空軍在 1952-53 年間做了多項的組織調整，此與美軍顧問團空軍組有密切關係，空軍組於 1951 年 7 月已正式進駐包括屏東、嘉義、台中、新竹、桃園等基地及供應司令部、防空司令部等單位，其主要業務在提出對我空軍有關作戰、訓練、修護、補給、通信、氣象、工程、監察等業務之改進意見，並協助辦理派赴美國受訓人員之考選出國業務等。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七冊，(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1960 年)，第六章美軍顧問團空軍組。

隊、第 1 醫務隊等，⁷初時編制人數官兵 859 員，兵 2395 員，共計 3254 員，1953 年 4 月 16 日一聯隊遷駐台南現址，美軍顧問團空軍組人員也接續進駐展開相關任務作業。⁸美援時期空軍首先接受換裝 T-33A 及 F-84G 等新式軍機的基地是一聯隊與四聯隊，美軍自該年 6 月派遣 MTT 小組先抵達嘉義基地進行新機種的相關技術移轉與授課，他們也有派美籍顧問公差至一聯隊協助新機訓練；⁹來臺的 MTT 小組及顧問公差除飛行人員外，噴射機修護專長的授課教官清一色都是士官階級，這一點與臺灣的狀況很不相同，美空軍修護任務向來由士官負責，其中的教育訓練也由資深士官或士官長擔任授課教官。¹⁰

⁷ 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一冊，頁 495。

⁸ 美軍顧問團空軍組員在我空軍作戰司令部下轄各單位派駐 28 個顧問小組，1956 年以後才陸續因任務變動陸續裁減；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七冊，頁 5138；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一冊，頁 1、3、497。另關於美軍顧問團組織運作等相關背景可參閱林玉萍，《臺灣航空工業史：戰爭羽翼下的 1935 年首~1979 年》，(台北市：新銳文創，2011)，頁 130-149。

⁹ 根據陳燦齡上將的說法台南一聯隊第 1 大隊是我空軍首先換裝 F-84G 戰機的大隊，時間在 1953 年 10 月，隔年 5 月嘉義四聯隊的第 4 大隊也開始換裝此型戰機，不過美軍 MTT 小組卻是先駐地嘉義四聯隊，其中僅有 1 位上尉噴射機飛行訓練官被派遣至台南一聯隊。劉超凡主編，《虎賁鷹揚：空軍高階將領訪問記錄》(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訪談陳燦齡上將，頁 23。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七冊，頁 5906。

¹⁰ 當時美軍 MTT 小組由費詩上尉擔任小組長領導包括軍士長(班長)、飛機結構士、訓練士、軍械系士、通信士、電氣士、發動機士、液壓系士、儀表士等不同等級士官駐地嘉義基地；顧問公差則由魏次中校領軍帶領包括軍士長(總領班)、計畫士、維護士、檢驗士、發動機士、飛機修理士、技工長、電氣士、液壓系士、

一聯隊於 1953 年換裝 F-84G 戰機後，1958 年再接 F-86F 戰機，1965 年 7 月換裝 F5-A/B 時(計畫代名：玉山一號)，該隊奉命採用美空軍頒布的空軍手冊第 66-1 號修護新制；¹¹美國空軍手冊第 66-1 號是 1956 年 9 月印頒，該國空軍有關裝備維護計畫之基本政策、目標、責任等都被規定於此手冊中，手冊對於維護管理規定包括 1. 維護單位應設置一最高管理主管向該單位指揮官負責一切維護事宜；2. 單位之所有戰術裝備應劃歸維護單位予以管制；3. 維護資料如工時計算、技術維護措施、飛機狀況報告等應採機械化(即科學化)蒐集。維護組織方面也分 3 階層：單位維護、中級維護與工廠修護，所以玉山一號計畫在一聯隊開始執行時該聯隊不但準備換裝 F5-A/B 戰機，同時也開始執行修護新制，也就是此緣故美軍請我空軍 MTD 小組與他們同步改由士官擔任種子教官。¹²

「玉山一號」與「嵩山」計畫——換裝 F-5A/B 型戰機的計畫被稱為「玉山一號」計畫，人員赴美培訓時間自 1964 年 10 月至 1965 年 6 月。這之前修護人員換裝訓練都是由美軍人員當

瞄準具修理士、儀器士等士官駐地一聯隊。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七冊，頁 5903-5906。

¹¹ 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29167，檔號：41_585.1_3010_20_5，檔名：〈頒發玉山一號計畫作業指導由〉，空軍總部，1964/9/23。

¹² 空軍總司令部譯印，《美空軍維護管理概論》(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1976)，頁 73-74。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29167，檔號：41_585.1_3010_20_6，檔名：〈補發玉山一號在職訓練作業規定由〉，空軍總部，1964/10/30。

教官至我換裝基地上課，「玉山一號」計畫開始前美軍調整臺灣方面過去的模式，要求我軍需與美軍一樣任命士官長級人員擔任授課教官，美軍會在美國負責訓練我士官長們包括專業知識、授課方式、寫作教材方法、教材應用等種子教官須具備的基礎技能，之後此批教官回國便須擔負起過去美軍 MTT 小組的角色赴各換裝基地全程授課，之前此新制被提出時曾受多方質疑，因為大家普遍認為士官階級的素質可能比不上軍官，尤其是語言問題，但美軍認為語言他們可以訓練，且我空軍各基地專業維修與美軍制度一樣是落在士官階級，直接由士官授課比較能達到專業上實際的效果，幾經協商，當時空軍總司令徐煥昇上將終於拍板定案同意選派士官赴美受訓。¹³

因為「玉山一號」計畫施訓單位是一聯隊，所以就由該聯隊負責選派士官的業務，選派動作還是要以筆試為基本，考試科目除專業術科外還有英文、微積分等；趙奎元先生說之前一聯隊的單身士官們早有不少人晚上申請出外補習，他們自發性地希望能多讀點書以提升自己的學歷，因為學歷高一點無論在軍中或轉入民間總是比較好，並且當時軍人參加各級學校插班考試或聯招還有加分；但對已成家的士官們來說，負擔家庭責任則是眼前比較重要的事，下了班不是回家，就是另外找個兼差事貼補軍職微薄的薪資。¹⁴因此，當玉山一號計畫公開招

考士官儲備人員時有不少人報名參加，經過筆試、口試及身體檢查，結果一聯隊總共選出 42 位士官順利於 1964 年 10 月赴美。他們到德州威廉斯空軍基地先受語言訓，3 個月課程結束後從 42 位學員中再考選 14 位當種子教官，並開始學習不同修護專長的授課方式、教材編定與使用等，1965 年 6 月 14 位種子教官完訓回國後即被納編至空軍機校的噴訓組(MTD 小組)，不過因為玉山一號的施訓基地在一聯隊，所以種子教官們仍被留在聯隊上課，機校 MTD 小組則派員至一聯隊協助建置 MTD 教室並一同學習。¹⁵



(圖 3：前機校韋天驊、杜劍青 2 位校長皆曾擔任 MTD 小組的主任教官。資料提供/航技學院校史館)

¹³ 趙奎元口述，又查徐煥昇上將任空軍總司令期間為 1963.7-1977.7 年，玉山一號計畫亦在此期實施。

¹⁴ 口訪吳奉型、趙奎元 2 位先生內容。

¹⁵ 空軍總部原先計畫作業是考選 4 位軍官及 47 位士官赴美，但經體格檢查後刷下 2 位軍官 5 位士官，經層層訓練考選回國後成為種子教官人數應是 2 位軍官 14 位士官。2 位軍官分別是王愛昀上尉、劉銘上尉，除 8 大槌外，其他士官長為張延昌、殷培堯、蕭書伯、陳紹初，另 2 位因晚數星期加入，目前無名單；參考國防部檔案，檔名：〈頒發玉山一號計畫作業指導由〉。

這是八大槌的成員們首次一起赴美受訓，其中吳奉型先生與程守志先生則是第 2 次赴美了；F-5 型戰機的換裝先是 F-5A/B 型，後續換裝 F-5E/F, C 構型，1974 年 3 月~7 月八大槌成員再次因「嵩山計畫」去美國受 F-5E 戰機的換裝訓練，¹⁶在 MTD 小組發展歷史中執行 F-5 型戰機換裝訓練時間是所有機種中最長者(F-5A/B 型約 10 年，F-5E/F, C 構型約 19 年，共計 29 年)，此也意味 1996 年二代戰機換裝前，我空軍執行防空禦敵任務最久的機種即 F-5 型，八大槌是我軍此型飛機修護技術開始的始祖，也是擔任教育訓練此型機飛行及航機維修人員最久的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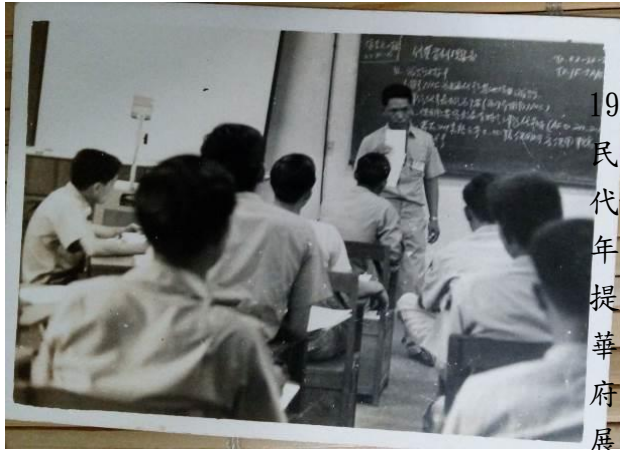
八大槌名號是在大家對士官長教官們專業技術與敬業精神的感佩下出現的！但又是誰先叫出這名號呢？首先可以確認的是八大槌之名不會早 1972 年，也不會晚於 1984 年，因為 1972 年以前 MTD 小組這批修護 F-5 型戰機的士官長種子教官有 14 位，不晚於 1984 年則是因八大槌之一的李天芳士官長於該年病逝，八大槌成員開始凋零，不再有 8 位士官長教官了。筆者訪談過程中 3 位士官長雖然確定八大槌名號是他們 8 位成員都在時出現的但無法確認是誰取的？受訪者個別猜測 3 個名字：賴名湯上將、司徒福上將、黃孝慈中校；吳奉型先生認為八大槌名號可能是賴上將取的，賴名湯上將是 1967 年 7 月~1970 年 7 月期

間我空軍第 5 任總司令，此期八大槌執行「玉山一號」計畫已自美回臺，3 位士官長們都異口同聲地稱讚賴上將非常照顧他們，但如上述當時種子教官有 14 位，1971 年後賴上將晉升參謀總長不太可能和他們多有接觸了，因此筆者認為不太會是賴上將取的；趙奎元先生說好像是黃孝慈中校，黃氏曾是 MTD 小組第 11 任的主任教官(時間約 1986 年)，他在 MTD 小組待的時間不長(後面幾任主要職務沒有他的名字)，且八大槌成員已有人病逝或退伍，筆者認為該名號恐與他較無關係；程守志先生印象裡認為是司徒上將叫出八大槌名號的並且有時也稱他們「八寶」，司徒福上將是 1975 年 4 月~1977 年 8 月期間我空軍第 7 任總司令，此期是八大槌執行「嵩山一號」計畫自美回臺後的時間點，這之前士官長們已在 F-5 型機換裝基地執行近 10 年的教育訓練任務名聲已響亮，所以筆者判斷叫出八大槌稱號者應是前空軍總司令司徒福上將。

八大槌被編制在 MTD 小組之後，編寫教案、製作幻燈片、操作模擬器、赴各換裝基地執行教育訓練、解決新機裝備故障問題等便成為他們 20 餘年來主要的工作，1972 年 2 月空軍機校的求行樓完工啟用，八大槌當時亦完成在桃園五聯隊的訓練任務而直接轉到岡山空軍機校報到上班了，連同之前的任務派遣，台南一聯隊、桃園五聯隊、嘉義四聯隊及新竹二聯隊是他們曾駐隊過的地方，短則數月長則年餘；新竹二聯隊雖然是換裝 F-104 戰機的基地，但當時因教官人力不足 MTD 小組還是委請專攻 F-5 型機的他們去

¹⁶ 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44753，檔號：63_0621.5/F-5E，檔名：〈F5E 新機換裝訓練案：F5E 新機換裝訓練計畫概要嵩山計畫〉，空軍總部，1974/6/26。

支援上課。八大槌早期上課的對象從空軍總司令、聯隊指揮官、國防部次長室次長到機工長都有，後來因協訓約旦、新加坡等國空軍人員，還得全程以英文授課當然這些都難不倒他們！¹⁷



(圖 4：趙奎元教官授課情形，照片提供 / 趙奎元先生)

四、「大漠計畫」

國人對葉門的認識或聽聞多來自近年她連綿不絕的內戰和數以萬計溢向歐洲的難民。從歷史上看，葉門共和國是晚自 1990 年才由「葉門阿拉伯共和國」(簡稱北葉)及「葉門民主共和國」(簡稱南葉)合併而來，但政治、宗教立場的不同導致合併後的葉門內部衝突不斷。北葉門臨沙烏地阿拉伯，1970 年代該國 700 萬人口中就有 100 餘萬人在沙國工作，故與沙國及西方國家關係密切；南葉門地理上扼紅海進入印度洋之喉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原

為英國殖民地，1967 年獨立後受蘇聯滲透親共產國家與沙國不容。由於南葉門當時在政經文化上較北葉門優質，沙國擔心北葉門受其滲透或合併，因此為北葉門購置一 F-5E 戰鬥機中隊，之後牽出中華民國空軍進入北葉門的機緣。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自 1946 年正式建交，不過即使二戰後國民黨政府失利撤守台澎金馬，1970 年代歷經 2 次世界石油危機，甚至 1979 年元月台美斷交，沙國不但承諾穩定提供石油，政治上也一直堅定支持中華民國，因此鞏固台沙關係一直是政府認定的重要外交，此亦是大漠案發展的不可忽略背景。目前研究大漠計畫相關論文多認為沙國向我國請求空軍援助的時間點是中美斷交後的 1979 年 3 月伊始，但作者細查後認為此案可能從 1978 年 11 月後就秘密展開了；此外，外交部錢復次長回憶大漠案時提及 2 件事：1. 大漠案是源自非正式管道的誤解，他認為大漠案最初是由沙國駐臺大使館武官史威倫中校傳遞給我方某非軍令作戰系統的將領請求軍援，該將領禮貌性回覆我國基於良好外交堅決反共自當從優考慮，結果沙國武官加油添醋回報該國說我同意支援，導致我方有被「鴨子硬上架」的感覺；2. 中華民國、沙烏地阿拉伯二國對我空軍協助的對象及任務剛開始有很大的認知差異，在事態緊迫情況下國防外交二部經過許多努力才有後來的結果；¹⁸ 以下作者將大漠案出現與雙方協商的過程作一釐清與討

¹⁷ 趙奎元說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桃園基地上課時，聯隊長羅化平將軍每堂課都和學員一起坐在教室聽，還不時提醒其他學員依定要好好學。

¹⁸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台北市：天下文化，2005)，頁 445-446。

論。

1978 年 11 月~12 月中某日沙國陸軍少校史威奇蘭(Sweazelane)即錢復前稱“史威倫中校”面見時任國防部常務次長的葛敦華中將向他提及沙國急需請求我方軍援事宜；史氏原是沙國派遣來台學習的軍官，早期我三軍大學戰爭學院曾設「爾實班」、「爾益班」專責代訓約旦王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選送的軍官，葛中將即在擔任戰爭學院院長時認識了史氏(史氏是否於駐華武官期間升中校不可考)。¹⁹史氏當時向葛中將面報的說法是「~國王請求貴國派遣空軍 F-5 型機隊於一週內進駐沙烏地阿拉伯南部邊境的鄰國北葉門，即時起飛執行巡邏任務，必要時將與入侵北葉門的敵機作戰~。」葛中將事後立即向宋總長報告此事，總長當場指示葛處理 2 事：1. 原則上支持沙國所提請求；2. 分洽外交部、空軍總司令部、美軍駐台協防司令部共同會商並呈請總統決策後方能成案。所以若葛中將回覆史氏“我方自當從優考慮”等話應也是在宋總長指示之後，葛中將不久後也赴外交部面報沈昌煥部長(1978.12.16 離職，後由蔣彥士先生接任)。²⁰在台灣方面還未作出明確承諾之時，沙國高層接獲的訊息似乎是我方已同意沙國請託，因此立即由其情報總局局長突奇(Turki al Faisal)親王親函我國家安全局局長王永樹請求支援，此函件內明白說明是奉沙王哈立德諭請我蔣總統同意，這就是錢復及日後相關研究

所言的“非正式管道的誤解”。²¹那麼沙國原先屬意我方協助「駐防北葉門執行巡邏任務，必要時將與入侵北葉門的敵機作戰」的計畫又為何演變為「以教育訓練及地勤維修為主」的不參戰任務呢？

不參戰的外籍兵團——蔣經國總統收到上述沙國轉呈的信函已是台美斷交後的 1979 年 3 月，外交上不能失去沙國，內政上國內追求民主聲浪日炙，貿然對外軍援甚至參戰恐引起極大反彈，此 2 點主要考量致使蔣總統初步決定：一立即派國防部與外交部高層組團赴沙國表達支持反共產抗俄立場，另考察當地政經軍事實況表達支援沙國空防但不駐守北葉門(該時北葉門已承認中共)更不參戰的原則。²²當時被派往沙國的國防部先遣小組成員包括：空軍副總司令陳鴻銓中將、作戰署署長陳燦齡少將、作戰次長室處長周善擇少將、戰管聯隊副聯隊長方本成少將、後勤署副署長傅虹少將、作戰署作戰組組長范里上校、後勤管理中心主任李育可上校、一大隊副大隊長陳權政上校、一中隊中隊長訾德禮中校、通電處參謀黃中森中校等共 10 員。²³作者綜整各階段協商經過如下：

¹⁹ 曾瓊業主編，《鐵翼雄鷹：大漠計畫口述歷史》(台北市：國防部編印，2010)，頁 56-57。

²⁰ 《鐵翼雄鷹：大漠計畫口述歷史》，頁 58-59。

²¹ 如《錢復回憶錄》卷一，頁 447；《鐵翼雄鷹：大漠計畫口述歷史》，頁 23 所述。另劉忠武先生言最初是由沙國駐台武官謝巴尼正式提出備忘錄向國防部交涉，此說不符國際交涉程序較有爭議不多討論，參閱劉忠武，《大漠案揭密：中華民國兵援外交秘史》(台北市：智庫，2005)，頁 25。

²² 《錢復回憶錄》卷一，頁 447。

²³ 王立楨，《回首來時路：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台北縣：上優文化，2009)，頁 366-367。

3月09日 國家安全局局長王永樹接獲沙國情報總局局長突奇親王請求軍援信函。

3月18日前 外交部駐沙國大使薛毓麒向突奇親王提出洽商腹案為(1)我願提供一空軍中隊協防沙國領土，若須駐沙國之外地點須先經兩國政府再商議；(2)我可代訓沙國空軍，我教官或沙方學員可交流。

3月18日 先遣小組抵沙京與薛大使會合驅車拜會其國防航空部長後，方知沙方已認定我方會協防北葉門目前只是想談我空軍抵達的日期(這之前沙國已與北葉門作相關討論及承諾，例如俄國顧問須撤離，我方人員駐薩那城並一律穿沙國空軍制服等)。

3月20日 薛毓麒拍電報回台報告沙國立場。

3月23日 蔣總統派錢復赴沙國協商(此時仍堅持不外駐不參戰立場)。

3月24日 錢復見突奇親王並給出3月30日派遣一空軍中隊人員來沙之議，但仍以協防訓練沙國任務為主。突奇親王則說明包括沙國國內有自我防衛兵力無外援需求，但有唇齒之寒的北葉門急需空防與地勤等語立場明確。隨後錢復撰6頁箋函回報外交部蔣部長。

3月26日 駐沙大使館收到外交部復電請沙國國王向我提出正式請求，我方待先遣官員返台報告後定案。

3月28日 陳鴻銓中將自吉達返台。

3月29日 上午9時 陳赴七海官邸作簡報；總統最後裁定核可。下午2時照會美國政府。

4月03日 我首批空軍人員包括8名飛行員、73名地勤人員、10名聯絡組人員抵沙國達赫蘭(Dhahran)。

3月29日後台沙雙方隨即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內容包括明列台灣方面僅協助北葉門空中巡邏與飛機維護訓練工作、所派人員為空軍退役並以沙國空軍身分者、本案人員待遇比照沙國外聘他國人員、確保我方人員安全等。²⁴但原先代號「大陵案」的「大漠計畫」後來有幾項內容與原備忘錄不同，例如任務性質與派駐人員身分。沙國出錢向美國買了一個中隊的F-5E戰鬥機群後也協助訓練北葉門的飛行員，我方飛行員僅在其受訓空窗期協助巡防了短暫時間(屬第二線任務)，待北葉門機組員完訓接手後，1980年01月14日起此案我方飛行員員額更縮減至2員，也就是說此後大漠案的任務就是飛機修護與訓練至1990年09月止共計12年。²⁵至於原先我方希望派遣退役空軍人員一事目前無法查知何時又為何轉變為派遣現役軍人？總之，持續12年的大漠計畫就是每年派遣地勤人員至北葉門為當地修護F-5E戰機，他們是一群不參戰的外籍兵團。

八大槌也輪流到過北葉門執行「大漠計畫」。MTD小組從1982年2月起也接手大漠計畫第4~7梯次的考選與集訓，專業考試有時還要請八大槌出題，後來若有人力不足八大槌也被派遣親征過北葉門，不過因國內也需要持續教育訓練他們每梯次僅能2~3

²⁴ 我方薪資問題，原先錢復意見是既然援助就不用沙方支付，但陳燊齡認為沙方應以外聘他國人員標準支付，最後以陳意見與沙方協商並獲同意。《錢復回憶錄》卷一，頁461-465。《回首來時路：陳燊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頁364-365。

²⁵ 《鐵翼雄鷹：大漠計畫口述歷史》，頁36。

人輪流去。²⁶八大槌中吳奉型先生是 1985 年退伍，程守志先生 1984 年退伍，趙奎元先生 1988 年退伍為八大槌中最晚退者也是出國次數最多者，他在一聯隊時期隨雷虎小組赴菲律賓表演 1 次，玉山一號計畫赴美 1 次，MTD 小組時期嵩山計畫赴美 1 次，大漠計畫赴北葉門 2 次，越戰末期赴越南 1 次，軍旅生涯總計出國 6 次。²⁷

五、空軍機械學校的噴射機訓練小組 (MTD 小組)：

美援時期美軍在臺最重要的組織是「美軍在華援助顧問團」(簡稱「美軍顧問團」MAAG)，其任務目標是監督軍援預算與項款的執行並改善在臺國軍的體質，也就在此期中華民國空軍獲得美軍各式新型飛機、後勤裝備及必要的飛行與維修技術，但美軍也透過對我空軍組織與管理制度的監督及修正確實影響此時期空軍戰略、戰術及技術的發展。如前述 1953 年起美軍首先軍援 T-33A 噴射教練機及 F-84G 噴射戰鬥機(1953 年 4 月 6 日為中華民國空軍接受美國軍援第一批噴射飛機的訓練之始，是日曾被稱為「換裝噴射飛機紀年日」)，此期美軍開始派遣他們的「機動訓練小組 Mobile Training Team, MTT」進駐臺灣以協助我空軍的換裝訓練，他們首先選擇進駐嘉義四聯隊基地，當時我空軍總部認為美軍 MTT 小組有助於縮短部隊訓

練差距並減少學年教育訓練負擔，遂亦於本軍內成立相同單位，組員是由擔任嘉義基地 F-84G 戰機換裝訓練的編譯人員組成並擔任教官，首位小組主任是郭道燕中校，該組直隸空軍總部。同年 11 月改隸空軍機校並成立「噴射機維護訓練組」負責各基地噴射機巡迴訓練及學校的噴射機維護訓練，1956 年 2 月因考量該組巡迴訓練任務繁重不該再兼顧學校學年教育，於是任務變更且更名為 MTD 小組，專責擔任本軍各基地巡迴訓練任務，學校噴射機訓練部分移交給學校「飛機發動機維護訓練組」(簡稱「飛發組」)負責。²⁸

MTD(及之前的 MTT)小組陸續過執行 F-84G、F-86D、F-86G、F-86F、F-100F、F-100A、C-119G、F-86D、F-100A、F-104A、F-104G、F-A/B、F-5E、F-5F、AT-3、C-130H 等各型軍機的換裝巡迴訓練任務，訓練過的飛行員超過 8,113 人次，修護人員超過 25,376 人次；²⁹1996 年因應二代戰機換裝，MTD 小組改組為「換裝訓練小組 Conversion Training Section, CTS」不再負責各基地的巡迴訓練，此重要組織也正式解編。³⁰從 MTT、MTD 到 CTS 小組，43 年來空軍此專責飛行、地勤維修、裝備、語言訓練等內容技術移

²⁸ 郭金海，〈空軍機械學校噴訓組(MTD 小組)沿革史〉。

²⁹ 空軍機械學校編印，《空軍機械學校校史：自民國 25 年 3 月 15 日至民國 51 年 12 月 30 日》(高雄縣：空軍機械學校，民 52)，附表(四)-六。郭金海，〈空軍機械學校噴訓組(MTD 小組)沿革史〉，附表三。

³⁰ 關於 CTS 小組問題請參閱林玉萍，〈80 年代空軍後勤技術單位的生存發展問題：從 CTS 小組被裁撤談起〉《空軍學術月刊》第 537 期，2001.8.12。

²⁶ 郭金海，〈空軍機械學校噴訓組(MTD 小組)沿革史〉，未刊手稿，1988。

²⁷ 關於「大漠計畫」部分內文，作者曾於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舉辦的「2019 第 9 屆航空科技與飛航安全暨第 7 屆航空與社會學術研討會」發表。

轉的單位，對戰後中華民國空軍體質上的改變與提升影響甚鉅。



(圖 5 空軍機校 MTD 小組第 2 期結訓訓練紀念，民國 59.04.15 日，相片提供者：杜正岡)

六、結語：江山「待」有才人出

典型在夙昔，八大槌成員中的 3 位都在 1980 年代陸續退役，他們軍旅生涯中一半的歲月都獻給了 MTD 小組，就像 MTD 小組也把近一半的歲月獻給了 F-5 型戰機，8 位士官長的軍旅故事不只是他們個人的生命故事，MTD 小組的發展史也不只是空軍機校校史而已，它們更連結到 1960~80 年代我空軍後勤在制度組織與技術等層面的發展歷程。

1990 年代中華民國空軍換裝二代戰機前，美系戰機是我空軍的主力，美軍修護制度也因此成為我空軍援引之標的，不過一般認為早期士官基本學能養成不足(尤其是語言和專業)，無法與美軍一樣將修護技術的訓練能量放在士官階級，所以長期以來都是由軍官擔任新機教育訓練的任務，玉山一號計畫讓 14 位士官長出線擔任 F-5

型機種種子教官因此顯得特別，美軍無外乎希望透過一聯隊要執行美空軍手冊第 66-1 號修護新制的機會，落實與其相近的教育訓練制度，再加上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空軍總司令徐煥昇等人的支持終於才促成了這件事！事實證明，這些士官長級種子教官無論在語言或專業上的表現讓所有人刮目相看，可惜八大槌「退出江湖」後(退役)，似乎 MTD 小組又恢復將種子教官的角色放回軍官的肩上，箇中原因為何有待後文再究。

八大槌是我空軍士官前輩們長年默默付出精進專業術能的光榮。近年國防部推行精進士官制度，其初衷是期待建立優質的部隊基層士官幹部，同時在執行面與計畫決策面希望與美軍制度一樣將軍官與士官責任作出區隔，可是施行多年似乎還不見成效。從八大槌的案例筆者對此有一些看法：一、八大槌之所以能夠出國念書或受訓除了自己的努力，當權者願意釋放資源是一關鍵；二、八大槌能夠長期在種子教官任務上盡心盡力，除了他們對自己職業操守的認份外，受到尊重是另一主因；當他們上課時，上將總司令或中將聯隊長在講台下虛心聆聽，並稱讚他們是空軍之寶時，工作自然變成是自信的來源；三、在軍中工作 30、40 年退伍後每月只能領 2~3 萬多元的終身俸，是筆者看到八大槌不說的無奈，或許當前軍、士官退休福利制度的明顯差異，更是許多士官階級為之卻步的原因吧。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八大槌創造了中華民國空軍

1960~80 年代的歷史，我們期待空軍每一個世代都有優秀的軍士官再創該世代的璀璨風華！

六、參考資料：

(一)檔案

1. 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29167，檔號：41_585.1_3010_20_5，檔名：〈頒發玉山一號計畫作業指導由〉，空軍總部，1964/9/23。
2. 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29167，檔號：41_585.1_3010_20_6，檔名：〈補發玉山一號在職訓練作業規定由〉，空軍總部，1964/10/30。
3. 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44753，檔號：63_0621.5/F-5E，檔名：〈F5E 新機換裝訓練案：F5E 新機換裝訓練計畫概要嵩山計畫〉，空軍總部，1974/6/26。
4. 郭金海，〈空軍機械學校噴訓組 (MTD 小組)沿革史〉，未刊手稿，1988。

(二)書籍

1. 王立楨，《回首來時路：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台北縣：上優文化，2009)。
2. 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一冊，(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1960 年)。
《空軍沿革史初稿第四輯》第七冊，(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1960 年)。
3. 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沿革史(62 年度)》第一冊，(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1973 年)，
4. 空軍總司令部譯印，《美空軍維護管理概論》(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1976)。
5. 空軍總司令部編印，《空軍飛機修護

基本學識》(上)修訂本(台北市：空軍總司令部，1994)。

6. 空軍機械學校編印，《空軍機械學校校史：自民國 25 年 3 月 15 日至民國 51 年 12 月 30 日》(高雄縣：空軍機械學校，1963)。
7. 空軍機械學校編撰，《地面裝備修護基本教學識》(高雄縣岡山鎮：空軍機械學校，1991)。
8. 林玉萍，《臺灣航空工業史：戰爭羽翼下的 1935 年首~1979 年》，(台北市：新銳文創，2011)。
9. 曾瓊業主編，《鐵翼雄鷹：大漠計畫口述歷史》(台北市：國防部編印，2010)。
10. 劉忠武，《大漠案揭密：中華民國兵援外交密史》(台北市：智庫，2005)。
11. 劉超凡主編，《虎賁鷹揚：空軍高階將領訪問記錄》(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
12.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台北市：天下文化，2005)。
13. 羅添斌，《失落的大漠中隊——中華民國空軍的祕密任務》(台北市：麥田，1999)。

(三)論文、期刊

1. 林玉萍，〈80 年代空軍後勤技術單位的生存發展問題：從 CTS 小組被裁撤談起〉《空軍學術月刊》第 537 期，2001.8.12。

(四)口述訪談

1. 電訪田秦生先生，前 MTD 小組教官，日期：2015.10.16。
 2. 口訪趙奎元先生，前 MTD 小組士官長教官，地點：台南市趙宅，日期：2015.10.21。
- 吳奉型先生，前 MTD 小組士官長教官
地點：台南市吳宅，日期：2015.10.21。

程守志先生，前 MTD 小組士官長教官

地點：台南市程宅，日期：2015. 10. 21。